顧端文公遺書

顧端文公虞山商語卷上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茂才周伯欽問天命之謂性一章先生曰這一章書喫緊處只在天命二字當周之末百家竝興各各開壇樹幟立箇教門他也說如何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如何便不得其所却不曉得何者是道他也說如何是道却不曉得何者是性他也說如何是性却不曉得何者是他源頭各從自巳意見揣摩如墨氏見得仁一邊便認兼愛做道將兼愛做

教如楊氏見得義一邊便認爲我做道將爲我做
教怎知這箇都不是性之本色縱竭盡一生精神
成就了一箇家當亦只是陰陽五行活計至其識
取路頭趨向不差者又往往株守方隅局而未圓
闊而未耀於以寡尤寡悔則有餘於以究竟極則
宣暢光明爲吾道出一臂之力則不足皆由源頭
上含糊未了也故子思子特揭而告之曰天命之
謂性一以示在門牆之外者俾就此體勘討出箇
眞面目來庶不歪東撈西摸去起爐竈以學術殺
天下一以示在門牆之內者俾知自家原有箇大

來歷便須尋箇大結果不復以眼前小小境界爲
安身立命之地而從上聖賢後先授受一脉永不
患於失其傳矣試看中庸一書始之以天終之以
天中言如天言配天言如天言其天不一而足豈
不深切著明故曰喫緊處只在天命二字
問天命命字如何看先生曰命字有以主宰言者有
以流行言者以主宰言這命便是命脉之命以流
行言這命便是命令之命問此命字宜何從先生
曰這是就流行處指出主宰說中庸原自有箇註
脚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天

之所以爲天卽人之所以爲人也更無二物

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有言道是不該離的人定要不離他方可有言道原不離人人卽欲離之不可得也就當先生曰錄前一說豈不便著功夫但覺多了一箇轉念恐未能貼得本體錄後一說豈不點著本體但覺說得太見成了恐未免鬆却功夫予嘗反而驗之此心與道合卽安與道離卽不安竊意中庸所謂可不可正指此心安不安處而言也試想這念頭於何而來便識得本體矣又想這念頭於何而究結便識得功夫矣

故學者從前一說發根將來必流而拘從後一說發根將來必流而蕩惟從這念頭發根自不愁你不戒愼不恐懼有何安排旣無安排有何作輟旣無作輟有何覩不覩聞不聞旣無覩不覩聞不聞有何走漏如此然後兩下病痛都不犯著如此然後本體即功夫功夫即本體乃天命之眞消息率性之眞機緘修道之眞法程也程伯子曰鳶飛魚躍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予謂子思這一條先拈出可不可三字纔

說戒愼恐懼又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的把柄縱你有會得有會不得這箇却自常常會得只一切依他本來戒愼恐懼都是鳶飛魚躍此尤子思喫緊爲人處也噫嘻微矣

問戒懼愼獨有作一項說者有作二項說者未審孰是先生曰兩說皆是要而言之一箇一也二亦一也今只要理會他立言本指蓋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是全體功夫愼獨二字則就中抽出一箇關鍵而言也如易言極深又言研幾書言安止又言惟幾又如論語言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更沒滲漏

了却又言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乃是把人最
易墮落處提破須到這裏一切拏得定方纔果無
滲漏也譬如人家兒子出路父母分付他一路小
心便完了事却又絮絮切切早晚要如何寒暖饑
飽要如何陸行遇著險阻水行遇著風波要如何
就旁人看來何不憚煩非但旁人便是那兒子不
經過利害的亦安知不疑老人家這等過慮不知
此正父母的心腸也聖賢爲人的心腸眞不減父
母之於子所以有許多隄防有許多轉折吾儕却
只要說籠統話遇此等處便謂支離出於孔子以

上猶代爲之分疏出於朱子以下卽公然直斥其謬此亦無異驕子之笑田舍翁矣豈不可痛．

問愼獨獨字註解作獨知近時說者謂獨性體也與物無對故曰獨孰當先生曰道理甚活憑人如何體取卽曾思二子之言獨其指亦巳微有不同了若就文句上看莫見莫顯之說似精於十視十指與物無對之說又似精於獨知却不可便如此較量疑曾子之見不如子思朱子之見不如今人也卽如伏羲作易只是一奇一偶孔子却點出太極二字周子又從太極點出無極二字就文句上看

太極二字似精於一奇一偶無極二字又似精於太極邦亦不可便如此較量疑伏羲之見不如孔子孔子之見不如周子也吾輩今日只要自家身上用得著便是第一義

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所云未發以時言乎以本體言乎先生曰兩說都有個至理在不必執定往嘗與晉陵徐儆弦先生論及此儆弦曰道無動靜而心有寂感須要分合看此義甚圓會得時紛紛之辨都爲剩語矣

問中和位育以理言乎以事言乎先生曰這是實理

實事只不要看得遠了卽如今日吾輩共聚一堂仰瞻聖像肅然起敬相與稽首拜下依次班列齊齊整整並無一人敢亂走一步並無一人敢亂出一聲非但吾輩至於左右奔走及諸方往來環立之人亦箇箇凝目看吾輩有何動作箇箇傾耳聽吾輩有何提唱平日許多閒思忩想都無處著卽此便是吾夫子一段精神歷幾千餘年儼然未散卽此便是吾夫子之中和位育也又不要看得自家小了試思自言子北學於孔子以來邑中能發此願心者有幾自邑有言子祠以來凡蒞茲土者

譃不過而參禮大畧只是了故事而已上下楊王
兩公之間其能加意表章者有幾獨庭憤耿侯竊
琳藁糒銳然仰止爲之新其廟貌爲之闢其講堂
又遡厥淵源特揭顏學孔子爲標羣邑之衿紳及
諸父老子弟而會講焉相期以聖賢事業此等舉
動豈不超出尋常而今而往倏實實以身倡之於
上凡列斯會者實實以身應之於下一番合并一
番感發一番闡明一番淬礪日積月累無厭無倦
務令兩下精神蒸蒸融液通而爲一便可與吾夫
子通而爲一與吾夫子通而爲一便可與天地萬

物通而爲一此即吾輩之中和位育也這都是實
理實事願各努力無孤勝會

茂才趙元之問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如何先生曰程伯子有一言說得好他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又有一言說得好或謂司馬溫公解中庸遇有疑遂止伯子曰何疑曰人莫不能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伯子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記者以爲謔語非也以爲謔語便是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一箇公案○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道之

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已是將
世間痴痴一切拈出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只是就上文咨嗟慨歎一番人人在道之外却又
人人在道之中人人在道之中却又人人在道之
外作讀之令人恍然自失無辭以解徐按之令人
四顧旁皇欲一息自安而不得言有盡而意無窮
真堪喚回醉夢
孝廉張延卿張盛胤張君可程鉉吉翁兆吉戴鳳伯
明經楊庭立宋汝建赴書院會文衆首題顏淵問
仁一條爲問先生曰顏子是聖門第一人孔子告

顏子是聖門第一諦所謂克已復禮槩而言之只是箇遏人欲存天理豈不明白易曉而今卻要知得已是人欲之最微最細處儘有富貴能不淫貧賤能不移威武能不屈及勘到這裏還剩下許多查滓掃不盡禮是天理之最微最細處儘有家庭莫不稱孝宗族莫不稱弟鄉黨莫不稱忠信廉潔只勘到這裏便現出許多參差對不過故克已復禮乃功夫之最微最細處也旣是最微最細如何下手卻又提掇得十分痛快謂之克直是一刀兩斷絲絲見血沒些子遲回沒些子計較沒些子包

裹没些子牽纏謂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直是當下圓滿物物同春没些子空缺没些子遮攔没些子停留没些子涯際月日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直是把柄在手超超獨上没些子等待没些子假借没些子倚靠没些子幇貼非天下之至敏其何以與於此此聖門爲仁第一局也

問明道識仁說何如先生曰孔門弟子每每問仁亦是要識仁的意思孔子却只教他爲仁未有不爲而識未有不識而爲豈是兩箇塗轍第爲以修言識以悟言爲則功夫便在眼前行住坐臥無一刻

可逢悟則須是這功夫積累到久忽然透出有時
百方求之而不得有時不求而反得之及其得之
又須綿密保任方有受用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
仁悟境也自一日之前至一日之後却只是一箇
修更無別法問從來論學皆以知爲始伊川亦曰
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若不知爲
箇甚麼曰知一也有就用力言者有就得力言者
就用力言體驗省察之謂也正是修上事此在初
入門便應著緊無容些子含糊就得力言融會貫
通之謂也纔是悟上事到此地位真自不須防撿

不須竆索有非初入門可驟希者是故有修無悟必落方所非真修也未修求悟只掠光景非真悟也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竊敢申之曰能爲仁方能識仁何者下學乃所以上達也明道又嘗有對搶說相輪之喻最好試取而參之其於識仁之指思過半矣

太學孫子桑問天下歸仁說者以爲入荒皆我闥之意是否先生曰是問朱子云歸猶與也如何曰亦是往嘗有人疑及此謂子曰顏子自克自己自復自體一日之間天下何從知之而遂與之子曰姑

無論天下予信得顏子能克己復禮乎曰信得曰然則顏子仁人乎曰仁人也曰予認得顏子否曰顏子去此二千餘年矣何從認得曰予未認得顏子又去之二千餘年今且與其爲仁人也乃不肯天下之仁顏子乎頃之其人又曰爲仁只是爲己不重效驗何計天下與不與也予曰聖人看得我與天下是一箇予卻看得我與天下是兩箇予柔曰如此體會八荒皆我闥之意不言而已躍然矣

茂才朱蓋卿講君子素其位而行一章周伯欽講道不遠人一章徐長發講鬼神之爲德一章李伯樗

講君子之道費而隱一章旣畢庭懷耿侯曰試與發明一番何如先生曰已各各發明矣今只要各各就自家身上發明便是第一章要認取箇素字第二章要認取箇庸字第三章要認取箇誠字謂之素便著不得一毫色相吾能超出色相乎謂之庸便弄不得一毫意見吾能超出意見乎謂之誠便攙不得一毫情識吾能超出情識乎至於第四章尤說得洒洒潑潑地愚可與知不肖可與能吾得以不知不能自諉安然處愚不肖之下乎聖人且有不知有不能吾得以有知有能自滿傲然據聖

人之上乎語大天下莫能載吾得無不免爲天下所載乎語小天下莫能破吾得無不免爲天下所破乎鳶飛天魚躍淵吾得無自纏自縛仰慚鳶而俯慚魚乎如此細紬理會自然有箇進處乃所謂發明也

顧端文公虞山商語卷中　丙午季秋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俞仲濟問吾十有五章前在東林有說未竟願悉其指先生曰這章書是吾夫子一生年譜亦便是千古作聖妙訣試看入手一箇學得手一箇矩中間特點出天命二字眞是血脈準繩一齊俱到曰志曰立曰不惑修境也曰知天命悟境也曰耳順曰從心證境也即入道次第又纖不容躐矣已而曰須知提這學字萬兩千斤提這矩字千斤萬兩何

也提這學字乃與人指出一大路以爲繇此雖愚
者可進而明柔者可進而强但一念克奮自途人
而上箇箇做得聖人此吾夫子所以曲成天下萬
世於無窮也提這矩字乃與人指出一定則以爲
到此雖明者有不得自用其明强者有不得自用
其强但一絲稍岐任他殊能絕行總總猶是門外
漢此吾夫子所以範圍天下萬世於無窮也昔謝
上蔡諸師冤見一章謂一部論語只恁地看予於
茲亦云

問何謂知天命先生曰吾夫子用了四十餘年功夫

方纔知得吾儕自省十五時能如夫子之志否三十時能如夫子之立否四十時能如夫子之不惑否如何便要說這箇話縱說得亦屬戲論將焉用之曰請言其彷彿曰這是吾夫子下學而上達的地頭生平許多積累功夫至此不覺一透恰如人在平地陡然搏扶搖而上翱翔九霄高覽遐矚焉改觀俯視塵寰形形色色恍然另與一番精彩葢前此猶屬人界至此乃屬天界矣前此猶見天自天我自我至此知我其天知天其我俯仰上下兩稱莫逆矣前此猶混於林林總總之中至此太

虛爲徒獨往獨來超然無對矣這是知天命的影子彷彿而可求者會得時亦便可長一格必欲進而求其如之何而爲天命又欲進而求其如之何而爲知須各人自去理會予不能知也又何敢作戯論第有一件可疑郤合著想知天命至矣尚有何不了再要十年功夫方纔耳順二十年功夫方纔從心據常情看知天命是神化上事耳順從心是自家身子上事兩者較之知天命似深耳順從心似淺據吾夫子說來則知天命在先耳順從心在後無乃將深作淺將淺作深曰可得聞乎曰子

亦不能知也竊嘗億之說箇天命似渺渺茫茫吾夫子定要一一自家身子上打透方肯作準莽渺茫處可假自家身子上不可假只勘到自家身子上便見其間有多少要融化處未必能盡融化有多少要調伏處未必能盡調伏如何喫你籠罩得去縱是說玄說妙說得天花亂墜這所在還露出本相如何喫你扭揑得來今且把下學而上達一語再加尋繹益自分曉曰何也曰離下學而上達則認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外即下學而上達則認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內認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外則

求之愈遠而愈超特亦以其超特也反得以施其
播弄認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內則求之愈近而愈
平常亦以其平常也更無所容其矯飾論至此安
知深之不爲淺淺之不爲深也是故必六十才設
到耳順甚言卽形卽天命之難也必七十才敎到
從心甚言卽心卽天命之難也可見吾夫子下學
而上達及其上達依舊在下學裏磨礱鍛鍊所以
修則眞修悟則眞悟證則眞證而爲中庸之至也
問今心與耳目口鼻衆形而成人專言心心統形也
專言耳何居先生曰此無異故舉一以見其餘耳

曰固也惟是耳順順二字下得最奇乞爲一闡曰當與從心參看從耳所聽不踰矩耳斯順矣從心所欲不踰矩心斯順矣耳順而小體之性盡矣心順而大體之性盡矣往子弟季時曾商及此其言曰天人本無二何緣隔礙緣二障耳一是形障一是心障形有方所是極實的物事易於凝滯要其所以爲形本之天命之散而成用也其亦何嘗不虛也耳順則有方所者悉歸融化實而能虛不局於有矣心無方所是極虛的物事易於走作乃其所以爲心本之天命之聚而成體也其亦何嘗不實

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無方所者悉歸調伏虛而能實不蕩於無矣如此然後形通極於心而形非血氣之形心通極於性而心非情念之心如此然後徹皮徹肉徹骨徹髓活潑玲瓏四通八達純是一副神理流行發現如此然後造化在我萬物生身此如天命之符也

問或言目以精用口鼻以氣用惟耳以神用目有開闔口有吐納鼻有呼吸惟耳無出入釋氏謂之圓通觀耳順聽以神也無復好醜揀擇矣然否先生曰人之一身惟心以神用餘皆不離乎以形用也

故孟子以心爲大體耳目口腹爲小體今則如是分別將以耳爲大體目口鼻爲小體矣恐不甚妥至謂無復好醜揀擇尤宜善看若不善看非一槩掃除而成空必兩下平等而成混其誤不小且委如所云將耳獨順而目口鼻皆逆矣恐甚不妥也曰畢竟順字作何解曰也不必求奇孟子有云若決江河又云四體不言而喻卽此亦可得其意也曰心大體也奚其摩曰就衆形而言心爲之主就心而言矩爲之主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於此勘得不清將微者愈微危者愈危方寸之間沒箇主人

翁在東西南北四壁摸如不知走向甚麼處去了也是故驅形之難其難百什取心之難其難于萬今亦不必他求但玩從心所欲不踰矩一言自了然矣曰然則心與矩一乎二乎曰以爲二何得言從心所欲不踰矩以爲一何必言從心所欲不踰矩非二非一之間率爾不辭必受人駁點體而自得之可也

問耳順不思而得也繫之六十從心不勉而中也繫之七十吾夫子之所以致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而近世王泰州一派率以不思不勉提人何也先

生曰吾原其所以一則謂性體自然欲人識取本來面目一則謂人之從事於學者往往失之支離膠擾故特以此破之耳其說夫豈不美而意固有爲也或乃泥而不察遂謂初入門便須不思不勉則是耳順從心可坐而致矣得無言之易歟曰此非始於近世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孟子言之矣則是人人不思而得人人不勉而中也將亦疑其言之易歟曰此非另有說在孟子又嘗言之矣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

孝終身慕父母是知聖人不落情誘純是本體用
事孩提未涉情誘亦純是本體用事也若乃回適
孩提境界已過外之不能無紛然可聪之物交個
攀聖人境界尚邈內之未必有澄然不𦂳之定学
却只說箇不思不勉幾何而不誤事曰是則然矣
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嘑爾而
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弗屑也可
知孩提境界雖過有不過者存聖人境界雖遥有
不遥者存將焉假思勉曰此體人人具足何容汲
没當其卒然而感寂然而應介然而有覺種種善

端一日之間不知凡幾發見如前所舉孰曰不然
然而明於此或昧於彼通於前或塞於後甚者顧
盼之頃便已轉徙更換飄忽不能自持這正是電
光石火的消息如何算得帳聖人却步步是真說
的亦字字歸真真者何無虧欠之謂真無滲漏之
謂真無間斷之謂真是故自十五至於六十但其
間有一時一處待思而得即其他時他處都不思
而得亦不敢遽然以耳順自命不似而今看不思
而得如此之易便相率而輕言不思也自十五至
於七十但其間有一時一處待勉而中即其他時

他處都不勉而中亦不敢遽然以從心自命不似而今看不勉而中如此之易便相率而輕言不勉也夫輕言者有虧欠冒認爲無虧欠有滲漏冒認爲無滲漏有間斷冒認爲無間斷此不知學之過也予向來讀十五而志於學一語作何理會曰敢問曰吾夫子天縱之聖是甚麼聰明甚麼力量當其少小之時便迥然不凡了只憑他心上儘自會得來不須如何尋索儘自做得去不須如何安排率此而往豈不簡便直捷豈不脫灑自在豈不快活受用又焉事汲汲皇皇以學爲也及十有五忽

發一念這箇還是杜撰我這裏還有箇矩在所謂矩乃是箇天然恰好的方法極精粹又極平正極微與又極莊嚴極周詳又極穩帖敷乎人心暨乎日用分布乎事事物物端的枝枝相對葉葉相當要增些子也無所容其增要減些子也無所容其減要那移些子也無所容其那移若不明明研究細細體貼審審持循緊緊收攝綿綿保任但靠自家意見作主任自家意氣發揮無乃從心不從矩於是乎有學學則一點一滴俱不容草草抹過矣然而求之也未能至之也即之也未能安之也無

乃從矩不從心於是乎學之十五不已而三十三十不已而四十四十不已而五十五十不已而六十六十不已而七十閱如是之歲月萃如是之精神殫如是之勤勞歷如是之階級方纔表裏精粗打成一片從心便是從矩從矩便是從心隨其所欲無之而不可耳說者以爲宋儒庶幾不踰矩而未必其從心所欲近儒直是從心所欲而未必其不踰矩此評最確予亦曰吾夫子十五以前可謂從心所欲而未必不踰矩十五以後可謂不踰矩而未必從心所欲從心所欲不踰矩卽吾夫子非

七十不可然則近儒之所謂不思不勉縱其得之
恐只是吾夫子十五前之從心所欲而以望七十
之從心所欲也正相萬里若其失之是且爲顔何
諸人之從心所欲而以望吾夫子十五前之從心
所欲也尚相千里矣又安望其能恪守吾夫子之
矩而不踰哉故曰此不知學之過也非惟不知學
之過實不知矩之過也是故聖人不思而得今也
畧得而標不思且就以不思爲得聖人不勉而中
今也畧中而標不勉且就以不勉爲中宜乎其輕
言之也曰然則王泰州一派非歟曰予不敢槩以

爲非也只是泥不得耳當知昔之患多患在拘於法應用解脫今之患多患在蕩於法應用防撿此補偏救弊一時操縱之微權也夫惟齊之以從心所欲不踰矩一桼而後防撿非拘解脫非蕩兩下各有取裁一切顛撲不破矣此大中至正萬世不易之定衡也吾儕須合而參之始得

王惟懐問聞講吾十有五章歸重學字矩字此意何如先生曰只因而今喜頓而薄漸動以爲合下即是無修無證所以特特表章這學字出來又因而今喜圓而惡方動以爲一切皆是無拘無礙所以

特特表章這矩字出來却又不是故意裝造實乃吾夫子當年本色語曰如此體認委覺有味曰猶未也試再味這學字可見吾夫子一生只做學生子未嘗敢做老先生再味這矩字又可見吾夫子直做了古今來第一老先生便收盡了古今來無數學生了只此二字吾夫子全體精神和盤托出他人縱竭力形容終不如吾夫子之自道也

顧端文公虞山商語卷下 虞中季秋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識人說

吾輩相聚輒曰講學人亦指目之曰講學且問講箇甚麽莫是要做箇人否既要做箇人定要識得箇人字方可何謂人若說那目能視耳能聽鼻能嗅口能言手能持足能行的便是人世間林林總總誰不是人若說那箇不是人除却目能視耳能聽鼻能嗅口能言手能持足能行之外又何處尋箇人有告子者

曰孔子云仁者人也程子云學者須先識仁可見識仁便識人何用他求于應之曰君此語是從書上探取得來是從身上體貼得來若從身上體貼得來卽曰義者人也禮者人也智者人也信者人也亦何所不可若從書上探取得來與君何干告者唯唯而去此案竟未曾結今願大家相與一思之端的如何謂之人天職覆地職載日月職照春職生夏職長秋職收冬職藏鬼神職吉凶各司其事不能相兼至於旣能覆又能載旣能照又能生能長能收能藏能吉能凶人實兼之是人比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更全了踏

有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乃生天生地生日生月生春生夏生秋生冬生鬼生神的箇必待人而後弘是人比道更靈了道箇眞是與物無對何可鹵莽相看不自認取且如爲令的認得令是一縣父母自然把一縣百姓休戚放在身上爲守的認得守是一府公祖自然把一府百姓休戚放在身上又如爲子的見了父親母親自然有許多相愛的意思出來爲弟的見了哥子自然有許多相敬的意思出來只緣他認得是父母是哥子也着不認得便與路人一般有何相關而今做個人着不認得如何是人便看自家

亦與路人一般目也憑他視耳也憑他聽鼻也憑他
嗅口也憑他言手也憑他持足也憑他行一切線索
都被他牽自做主張不起如此而生謂之醉生如此
而死謂之夢死成甚麽人願大家相與再思之萬物
芸芸或爲禽或爲獸或爲草木其類多矣幸而得爲
人爲人矣又幸不爲女而爲男人蓋有落地而亾者
矣有襁褓而亾者矣有僅曉一二三四五而亾者矣
今又幸而長大長大矣又幸不生於東夷不生於西
戎不生於南蠻不生於北狄而生於中國生於中國
矣又幸不爲農不爲工不爲商賈而讀書讀書矣又

幸遇賢侯倡明大道儼然揭最上第一義而授之直欲相攜相引與開闢以來諸大聖大賢頡頏千載之間豈不十分造化抑有懼焉耶恕不嘗受業程子之門乎胡紘不嘗受業朱子之門乎去而作權貴鷹犬至敢於反噬兩先生不復知人間廉耻事則有講學之士不如不講者矣申屠嘉騶張武夫耳及其爲相檄召鄧通坐而折之至於免冠徒跣頓首出血不止稟然有古大臣風采孔光以明經爲帝師而媚事董賢望塵迎拜且前且郤與隸蓋而唾之恬不爲意則有讀書之士不如不讀者矣金日磾爲漢名臣而李

陵衛律雅硯顏降虜骨落窮荒余闕爲元忠臣而劉整呂文煥輩反面助仇流毒族類彼夷名而華行此華名而夷行則有中國不如戎狄者也楊子雲先新莽漢而死可以不爲新大夫玷辱身名褚光回先齊篡宋而死可以不爲齊司徒汚穢青史少而修之老而毀之則有長年不如短造者矣曾敬姜之爲母也丈夫中能擬其識者幾何桓少君之爲婦也丈夫中能擬其行者幾何夏侯令女之爲嫠也丈夫中能擬其守者幾何奉天竇氏之爲姊妹也丈夫中能擬其烈者幾何則有男子不如女流者矣虎狼明於父子

蜂蟻明於君臣脊令明於兄弟雎鳩明於夫婦而人
也往往蔑倫悖紀爲世詬厲百穀善於養生百藥善
於療病而人也往往恣睢暴戾爲世蠹厲則有萬物
之秀不如禽獸草木者矣豈不十分孤負凡此皆平
日所嘗聞於父兄師友者敬爲諸君子誦之總而論
之只有兩路識得如何是人便是人不識得便不是
人此識之一字尤各人喫緊自爲處也然則從何道
而識之曰這要辦一副眞精神請借兩故事爲喻昔
宋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
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

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
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避雨於逆旅忽有老婦冒
雨拾薪而歸因傷而歎息曰吾兒壽昌安知母今日
如是壽昌聞語驚愕進前恭問果其母劉氏也又如
近日滇中趙重華方七歲父廷瑞棄其諸生出游歷
十七年音問不通重華壯且冠日夜欷歔而號已而
喪其母竭力營葬又嫁其姊與妹請路郵於郡太守
而出當是時宗族姻黨僉危言沮之重華不聽徑去
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復繪寫里系及父年與貌數千
紙所歷州郡都會輒榜之官衙市閭久之無所遇

行至毘陵復被盜攫其資所遺獨路郵一通一日抵
橫林忽一老僧杖錫而前問曰子何來重華具以告
僧曰欽胸所囊者何曰路郵輒出以示僧僧笑曰汝
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汝第往徧同行道人導之
老僧忽不見重華且驚且喜遂偕道人往則其父延
瑞果在焉且夫時之相去遠者至五十年近者幾二
十年如此此其懸絕也地之相去東西南北不知所定
如此其遼廓也今也渺茫而索之卒如務而獲之踣
頓而求之忽造次而遘之何也緣兩人一副真精神
足以格天地貫日月破金石而泣鬼神是故若啓若

與若將若迎不意之中巧相奏合如此其奇也況吾輩原來是人非若壽昌之於母重華之於父曾分形骸也縱或不無沉淪汨沒究竟沉淪汨沒者亦是我非張三李四也何曾與一刻兒離却也縱或不無飄泊流蕩究竟飄泊流蕩者亦是我非天涯海角也何曾與之有一指兒隔却也誠能辨得一副眞精神往兩人然何憂不識乎願大家相與三思之合各努力某也請執鞭以從

性善解

座中有言孟子道性善固是至或人言有性善有性

不善其說亦不可廢如楊食我之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慼知若敖氏之鬼不食盍合下已定矣先生曰這是個相法只管得禍福管不得善惡難道此兩人孩提時全不曉得愛親及其長也全不曉得敬兄也且如比干之剖夷齊之餓蹻跖之壽杞檜之顯達彼工於相者必能預知之總之禍福邊事耳亦何與於善惡而據以證性況如裴公度之還帶竟登相位宋公郊之渡蟻壽擢大魁卽禍福之權還自善惡操之可見性能轉相不爲相轉也安得泥相而疑性可無論矣然亦更

有說焉就一人論謂只是一個性孰不信之通衆人論知愚賢否千態萬狀有許多般樣孰謂只是一個性鮮有不疑者也乃予所疑不特在衆人第據一人細加較勘亦多可疑何則始終是善上知而已始終是惡下愚而已乃其間蓋有少而馴艮壯而放恣者焉又有壯而修撿老而頹落者焉分明兩截人也不似乎有兩個性耶此猶自一生言也蓋有旦而清明好惡與人相近晝而牿亾違禽獸不遠者焉不似乎一日之間亦有兩個性耶此猶自一日言也蓋有方以爲是俄以爲非方以爲非俄以爲是理欲公私交

戰而不決者焉不似乎一念之間亦有兩個性耶然則當其善也孰爲取去不善的另換個善來當其不善也孰爲取去善的另換個不善來耶此何以解也䢖如所謂下愚信不移矣所謂自暴信不可與有言矣所謂自棄信不可與有爲矣然而此等人教他看自巳是非果然一切糊塗教他看別人是非又無不了了也豈遇別人性便善遇自家性便不善耶抑或兩我對局兩下較論其是其非亦必十分顚倒試憑空泛論天下古今所共是未有不以爲是者也天下古今所共非未有不以爲非者也豈泛論時性便善

較論時性便不善耶講學之會此等人平時必且指而笑之乃令一堂之上雍雍濟濟試引而進之在列渠見大家端坐亦必端坐見大家拱讓亦必拱讓雖欲放出些無賴自然惶恐不敢也豈入此門性便善出此門性便不善耶又如試人所引瞽瞍與象頑則頑矣傲則傲矣然而底豫允若即向之捐階揜井者也豈其有兩個瞽瞍耶忸怩鬱陶即向之琴朕弤朕者也豈其有兩個象耶更有可異者盜賊至無恥矣然而未有不畏人知者也或呼之盜賊未有不怫然怒者也誠以為不可為耶就強之為誠以為可為耶

善與善對應曰性相近也又相遠也這習字何處放著曰上知與下愚不移性耶習耶氣質耶曰若以性言即上知原不曾多却些子即下愚原不曾少却些子移個甚麽若以習言生於齊則齊語生於楚則楚語如何移不得若以氣質言人一巳百人十巳千愚必明柔必强矣如何不可移王文成曰只是不肯移耳最是曰何以見之曰只看下個移字便見是就人分上說下個不字更好是故上知之不移上知不也非有或使之者也下愚之不移下愚不也非有或尼之者也意甚分明曰註云美惡一定非習能移如何

乖路他恰出來做牽頭百方引誘不愁你不依順夫如是又何惑乎爲善者常少爲不善者常多也今不察其所以常少之故而但據其常少之迹遂疑人性之善者常少不察其所以常多之故而但據其常多之迹遂疑人性之不善者常多使人借性諉責使性代人受過如之何不少者愈少多者愈多也曰若然性只是一個了孔子如何說性相近曰若是兩個又如何說性相近近字對遠字而言只當作同異二字看如中庸曰道不遠人試思人與道是一個是兩個而第曰不遠可無泥於相近之說矣假令性果有不

曰此恐未妥謂之上知正以其必不習於惡非曰習於惡猶不移而惡也謂之下愚正以其必不習於善非曰習於善猶不移而善也曰適言下愚亦有善端發露何如曰此是他本來面目澌滅不盡處畢竟少間便消散了何曾習得曰有言孟子道性善偏了惟孔子這三句說得渾全然否曰孔子既言性相近又言習相遠正恐人悞認相遠者爲性也又言上知下愚不移正恐人誤認不移者爲性也如此看來下二句總是發明首句孔孟之指同歸於道性善有何偏全可言也吾人欲圖超凡入聖須於此真正信得勿

孰令之怒吾不能爲之解也非惟吾不能爲之解彼亦不能爲吾解也如此說來只一人亦有許多般樣因而謂有許多般性也如何通得曰然則何爲而有善不善又何爲而爲善者常少爲不善者常多也曰此無他只爲人生墮地有這軀殼便有欲有欲便有欲羨有欲羨便有馳求有馳求便有期必有期必便有繫戀强者耽耽相競如虎弱者營營相逐如蠅是非於此參得透拏得定斬得斷掃得淨自家做得主縱然見了善明知是一條好路他恰出來做對頭百方攔阻不愁你不退縮縱然見了不善明知是一條

生二三之見而後可

顧端文公東林商語卷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甲辰　計十則

論語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又
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人生天地間日子不是胡亂度的屋不是胡亂住的
飯不是胡亂喫的朋友不是胡亂搭的話不是胡亂
說的事不是胡亂做的這箇心極靈極妙不是胡亂
丟在一邊的今有人於此羣居終日只弄些閒口舌

闞些小聰明又有人於此飽食終日更不用些心做些勾當我替他計筭他意中還過得去否將來還得箇好結果否聖人不以顯言數之曰當如何當如何亦不以直言斷之曰無如之何而但曰難矣哉所以使之惕然反求而自悟也誠能惕然反求而自悟即欲須臾安之有不可得而況終日乎如其不能即以此終身猶且茲然罔覺悍然罔顧而況終日乎此聖人之意也蓋一字之閒含蓄無窮似微而顯似婉而直雖千言萬語何以加之其垂警深矣

細玩此二條聖人應是直有所感而發蓋當時人見

孔子與羣弟子講於杏壇之上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多疑其迂拙且以腐儒目之那言不及義好行小慧的却囂然自以為伶俐見孔子汲汲皇皇恁寢恁食畧無休暇多嗤其勞苦至以纍民擬之那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却飄然自以為撇脫曾不知迂拙者極是穩當伶俐者反落險塗勞苦者到底安閒撇脫者竟何歸著是則流俗之所謂難聖人之所謂易流俗之所謂易聖人之所謂難其見眞天淵之隔也吾儕試各思之當與人羣時免得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否當不與人羣時免得無所用心

否如其免得幸甚如免不得其與人羣也便須斷送了一夥的性命卽不與人羣也亦須斷送了自家一生的性命此聖人所以深爲之危也
再玩此二條不可泛泛看他如泛泛看他便如世間浮游浪蕩了一般此等人聖人何須齒著他當知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是有作有爲的學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無作無爲的學問㕘學之多岐千萬不等而總其大都只有兩端高則空寂卑則功利如是而已聖人恐人失脚其中一一爲之點破盍于闢楊墨比之洪水夷狄猛獸本要形容他直恁地

横反覺得楊墨不是尋常人孔子只輕輕下一二語將世間種種聰明奇特各圖以其學鳴者無高無下都收入箇中却把他品題得如浮游泯蕩子一般那種種聰明奇特一切掃盡更沒些兒氣燄即使兩人者聞之亦當啞然自失此眞聖人距詖息淫妙手也

論語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學有本領有規矩繩墨無求飽無求安本領也敏事愼言就正有道規矩繩墨也未知學人要看他規矩繩墨既知學人要看他本領本領不淸貪便要求飽

居便要求安滿腔子都是俗腸何緣得有佳處縱去
做事也只是意氣上激作縱去愼言也只是唇吻上
照管縱去就有道而正也只是影響上步趨其與不
學者亦何以異故聖人往往就此與人磨勘曰士志
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曰士而懷居不
足以爲士於是見顏子之簞瓢陋巷則賢之見子路
之衣敝緼袍不恥與衣狐貉者立則美之又往往以
此磨勘自家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
中矣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
求從吾所好至孟子亦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

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盤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何其謹嚴如此諦觀自古及今其間懷才負智銳然以英傑自命者比肩而是究竟實能大有建立的亦寥寥可數撥厥所由大都爲安飽二字誤却然後知聖人之言直將人間世一箇公共貼身病根拈出吾儕應須痛與刬除不留纖芥方可丁長孺講富與貴一章甚好曰聖賢無討便宜的學問學者若跳不出安飽二字而猶妄意插脚道中此正討便宜的學問也

或曰食而求飽飽焉止矣未至乎食前方丈也居而

求安安焉止矣未至乎堂高數仞也聖人何必過爲之防曰人心如太虛纖翳稍着便爲全體之累如何論得分數況乎充一求飽之心勢不至食前方丈不饜充一求安之心勢不至堂高數仞不饜涓涓放海星星燎原自應謹其微耳曰情念百端獨舉是兩者何曰以其切於人爲日用之所不能免也是故於此無染一切無染矣於此有染一切有染矣切宜細細撿點連根拔去不可漫將大話驀過也

論語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仕上鄒期相出此章講義請教先生覽畢意猶未盡因問在座諸同人孔子明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何云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或曰死而成仁即死猶不死先生曰論理固然非事實也合得理合不得事聖人之言將無墮於空或曰此變耳不可以爲常先生曰常與變人世所時有合得常合不得變聖人之言將無墮於偏曰然則註說非乎曰這也泥不得曰然則云何曰味孔子語意正謂世人有求生以害仁無殺身以成仁也曰試舉看曰水火生生之具人之軀命所關也仁生生之理人之性命

所關也論真心性命重而軀命輕論凡心性命輕而
軀命重於是向軀命一邊走則熙熙而來攘攘而往
無不竭蹶以趨至於犯危冒險公然以其身納諸罟
擭陷穽之中略不顧惜向性命一邊走則乍而作乍
而輟纔遇些小利害便逡巡却步千思萬算要他拚
却這身子去做他如何肯故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
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蓋深歎人之悠悠云爾記者
得其意下文即繼之曰當仁不讓於師蹈仁而死言
勇也當仁不讓亦言勇也內不見身之可愛天下更
尚有何物足以掛礙我者以此蹈仁方纔脚根十分

平實這條路方纔走得到外不見師之可讓天下更尚有何人足以牽制我者以此當仁方纔肩頭上分堅硬這條擔方纔勝得起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孟子此二語正與蹈仁而死同指蹈仁何必死志士何必在溝壑勇士何必喪其元只是辦得這片心便一直做去更無回頭轉腦半上半落耳象山先生云我這裏是鼎鑊刀鋸的學問即此意也乃或自命曰仁實不能不以生死繫念自命曰志實不能不以在溝壑繫念自命曰勇實不能不以喪其元繫念彼其意豈非欲兩全

而無害卒之時會不常事變叵測往往至於免不得死又成不得仁免不得在溝壑又成不得志免不得喪其元又成不得勇將無兩失之也故曰以金注者昏以瓦注者明

矜伐

自高曰矜上人曰伐就兩字分看如此其實一也矜字從矛伐字從戈人心中如何容得這箇物事又曰矜字左從矛右從人伐字左從人右從戈乃人我角立之象其究也亦兩傷也故自高者非特自戕賊已也人亦隨之矣上人者非特戕賊人已也我亦

隨之矣昔程伯子論忠恕二字曰克得去時天地變化草木蕃克不去天地閉賢人隱愚以矜伐二字亦曰克得去時天地變化草木蕃克不去天地閉賢人隱

程子曰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出來

孔子透體是仁孟子透體是義

乙巳計七則

論語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周聖因舉此章爲問衆請究其說先生曰此文義不難曉却拈出來作商量此意殊令人有省孔子嘗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兩下病痛一般今獨抽一邊說且以身所經歷爲證心是萬事萬物之主何所不統思是心之官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何所不了乃曰無益不如學也此在吾輩各自反而參之史際明言古人以心爲嚴師又以師心自用爲大戒於此參得分明當有會處

高存之問子曰行巳有耻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

丘亦耻之夫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此士之上品而夫子獨以行已有耻爲首耻心是人人有的而巧言令色足恭匿怨友人往往以爲無妨不以爲耻世人所耻乃在惡衣惡食衣敝緼袍與狐貉並立等項惟夫子左丘明獨以此爲耻可見人之所耻又各不同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耻之於人大矣敢問何以爲行已有耻望明教之

孔子之告門人多矣獨與子貢論士提出一耻字乃是爲千萬世人起死回生存之發此一問且謂人之所耻各有不同又恐人於生死路頭認差了也這箇

恥來自丹田通體透過極有精神極有氣力人若動了這念眞是無堅不入無鋭不破只看所恥何在耳所恥在不賢不聖道德不如人究不到賢且聖不肯干休苟不到賢且聖不肯干休處心積慮便只知有是非那一切利害如何遏捺得他此是長養天理種子也生路也所恥在不富不貴榮華不如人究不至富且貴不肯干休苟不至富且貴不肯干休處心積慮便只知有利害那一切是非如何管束得他此是長養人欲種子也死路也中庸曰知恥近乎勇正謂兩下所恥不容竝立不賢不聖之恥存于胸中卽有

不富不貴之恥登時粉碎何處安頓不富不貴之恥存于胸中即有不賢不聖之恥登時粉碎何處安頓知恥者於此辨得清楚只有不賢不聖之恥更無不富不貴之恥也孔子嘗自言其爲人也發憤憤與恥同一血脉恥者憤之根憤者恥之用憤要發恥要知發得時一憤便成孔子之聖知得時一恥便通孔子之憤此等精神直是十分精神此等氣力直是十分氣力竟其分量豈僅僅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賢於硜硜一項人而已哉吾輩試各猛省還能宗族稱孝否還能鄉黨稱弟否如其能之猶爲行已有恥之次如

其不能去之千里矣嗟乎古之士以賢於硜硜一項人而已爲耻今之士至求其爲硜硜而不可得有過而詰之則曰吾非不能吾不屑也內以欺巳外以欺人假然自處於稱孝稱弟之上曾不少遜焉此正市井駔儈者流耳尚何所用耻耶存之曰何以行已有耻愚竊謂有耻必自知耻始知耻必自知學始吾輩今日於此相與聚頭商量相與切心理會汲汲皇皇如饑如渴貿轉夾囘生一大機緣也珍重珍重

又問論語記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不語怪力亂神竊惟聖人所罕言所不語

必有深意所雅言決非詞章記誦資人口耳津津拈出必有一段懇切爲人至意後人纔說詩書執禮往往以爲尋常無許忽而不察聖人何不慮天下後世厭忽不察乃區區於先民尋常之訓守而不失如此望明教之

吾夫子贊易敘書刪詩正禮修春秋總是一箇家務而獨雅言詩書禮也豈不似乎或舍或顯或秘或洩分作兩樣曰利曰命曰仁各是一箇端緒而均之其罕言也曰怪曰力曰亂曰神各是一箇機緘而均之其不語也豈不似乎公私莫辨邪正莫別混作一樣

且所雅言如此所罕言所不語如彼又豈不似乎株守尋常積藏妙密而於門弟子有隱也竊嘗思之矣學者之後虛馳而忽真修也久矣寧卑無高寧淺無深寧近無遠寧庸無奇庶幾其知返乎此一說也離然是猶有高卑淺深遠近庸奇之見也究竟卽卑卽高離卑無高卽淺卽深離淺無深卽近卽遠離近無遠卽庸卽奇離庸無奇卽之者一之也取之日用而有餘離之者二之也求之渺茫而不足此又一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所以提撕天下萬世至矣此吾夫子之意也至於記者之意

又不可不察記雅言所以立的記罕言不語所以樹防且其記罕言也本欲表夫子之罕言命與仁也至於罕言利凡稍有識者皆能之亦何待夫子却將箇利來與命與仁配列而爲三其記不語也本欲表夫子之不語神也至於不語怪力亂凡稍有執者皆能之亦何待夫子却將箇怪力亂來與神配列而爲四意若曰世之好言命好言仁者方自以爲識貫天人怎知恰與好言利者等世之好言神者方自以爲心通造化怎知恰與好語怪好語亂好語力者等其薾之甚矣於以見吾夫子之雅言乃所以爲高爲深爲

遠爲奇而其言聖人之罕言語聖人之不語者反所以爲卑爲淺爲近爲庸也此記者之意也其所以發吾夫子之蘊至矣謝上蔡問鬼神有無程伯子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因甚如此說待說與賢道有時又恐賢問某尋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叔子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問而其開示來學則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必出於禮樂嗚呼微矣由洙泗以來凡幾千百年之談奧論汗牛充棟求其善繼吾夫子法門者舍兩先生夫誰與歸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

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
利與善之間也
凡做人須於起頭處便著精彩有一生之起頭則一
生之吉凶悔吝係焉有一日之起頭則一日之吉凶
悔吝係焉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一生之起
頭也雞鳴而起一日之起頭也這都是緊關所在不
得草草善乎孟子之推言之也曰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是就一生起
頭處推出一箇源頭令人直直認取當初帶來的心
至此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

輩為利藪之徒也是就一口起頭處推出兩箇路頭并令人審審勘破後來攙上的心誠能認取原初帶來的心那攙上的自然無所掛搭誠能勘破後來攙上的心那原初的自然無所混淆庶幾可保必為舜不為蹠矣此真吾人喫緊第一步也愚請贅以兩言一日起處一正便無往不正縱或有時而斜亦屬偶誤容易滌除起處一斜便無往不斜縱或有時而正亦屬偶合容易消散是故趨未定者願其審幾之早也一日一生不過百年一日不過百刻少未幾而壯矣壯不能復轉而少壯未幾而老矣老不能復轉而

壯旦未幾而晝矣晝不能復轉而旦晝未幾而夕矣夕不能復轉而晝是故時已過者顯其回頭之早也

念哉念哉

就常情看一念之善未必甚有益一念之不善未必甚有損孟子卻曰這一邊便是從古來衆口讚揚的至聖那一邊便是從古來衆口唾罵的劇盜是將小處說做大有人於此蹠而譽之以舜必愕然驚曰天下之生久矣曾見幾箇舜來我何敢望他蹠而詬之以蹠必憤然怒曰天下之生久矣曾見幾箇蹠來我何至便與他一樣孟子卻曰兩下所爭不多只在利

與善之間是將大處說做小將大處說做小所以教人之愼其始將小處說做大所以教人之思其終讀者亦會貼身一理會否

吉人之惟日不足正是孳孳爲善凶人之惟日不足正是孳孳爲利孟子又就上提出雞鳴而起一語更覺十分警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正是利與善之分孟子又就中點出一間字更覺十分細膩

人只有善惡兩路既曰孳孳爲善舜之徒應曰孳孳爲惡蹠之徒可也今曰惡而曰利反覺放寬一步何也人本有善而無惡亦本好善而惡惡秉所有而殉

所無遊所好而趨所惡夫豈其情只緣他起了一點利心凡事但問孰是便我者遂向前孰是不便我者遂退後更不暇問善惡耳既不暇問善惡自然善一邊少惡一邊多久之且移其好於惡移其惡於善至於有惡而無善矣故爲惡者爲利之標末而爲利者爲惡之根本也與其禁之於標末不若禁之於根本所以含曰惡而曰利也辭若平而意更切矣此孟子救正之苦心也他日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求在我孳孳爲善之謂也

求在外孳孳爲利之謂也如此則有益如彼則無益以見利之不可必得也再考梁惠王以利國問則爲言利之必至於危國而繼之曰未有仁而遺親義而後君者也宋牼以不利說秦楚則爲言利之必至於亡人國而繼之曰未有君臣父子兄弟仁義相接而不王者也豈不謂孳孳爲善不求利而利自至孳孳爲利利未得而害且隨之以見利之必不可求也大率利之一字人人最易惑人最酷故提出箇善字與利對言是將本心開發他提出箇命字與利對言是將造化擱截他提出箇害字與利對言是將禍患嚇

動他如是麽幾其有省乎此又孟子挽回之苦心也
嗟乎一善一利我自爲之舜跖攸分我自當之吉凶
禍福我自嘗之乃至費聖賢許多計慮許多說話也
讀是而不動心眞麻木漢

丙午 計九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
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
由也已

此章乃顏子深有得於夫子而極其形容之辭通篇

只是一意不必分先難後獲看盡仰之彌高是欲仰之而無由也鑽之彌堅是欲鑽之而無由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欲瞻之而無由也顏子以爲這豈是夫子沒箇好方法與我博我以文一些子也不少約我以禮一些子也不多可謂循循善誘矣又豈是我不肯著實體會博我以文卽文卽我也雖欲不爲之博不得約我以禮卽禮卽我也雖欲不爲之約不得可謂旣竭吾才矣畢竟無如之何也是所謂文不得而傳諸予予不得而受諸父也而教窮是所謂知之所不得而知能之所不得而能也而學窮越近越遠

祇覺越疎不亦仰之彌高乎不亦鑽之彌堅乎不亦
矯之在前忽焉在後乎故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
之末由也已反覆玩味分明將吾夫子一片神無方
化無體的境界信口吐出而記者特以喟然嘆三字
發端又分明將顏子一片默不能含語不能洩的境
界信乎拈出嗚呼微哉

博文是開拓功夫約禮是收斂功夫只此兩言括盡
入道竅門

即博而約即約而博頓宗也由博而約由約而博漸
宗也博自我博約自我約時而出之了無方所圓宗

也以博格約以約格博見其合則疑分之者之爲破
碎見其分則疑合之者之爲顢頇孟子之所謂執一
也
博約二字憑人如何看看得活將千經萬典都在這
裏予偶讀易而悟耳試舉其畧乾坤一闔一闢也坎
離一虛一實也震艮一動一靜也兌巽一見一伏也
皆可作博約註疏引而伸之自一卦至六十四卦無
不具有斯理也
太極渾然何博何約自其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
生陰靜極復動於是千變萬化紛然而出錯雜不齊

惟聖人全體太極由此而下皆在紛然不齊之中或偏於陽或偏於陰偏於陽者能放而不能收偏於陰者能收而不能放博文約禮所以燮理陰陽還歸太極也千病萬病總之只此兩病千方萬方總之只此兩方至於斟酌先後調劑重輕存乎人之自審而已

問陽明先生博約說何如曰試舉看曰說云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又曰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理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也然否曰

子疑之乎曰疑之曰何疑曰傳習錄言理只在此心譬之樹木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可見功夫全在根上如博約說功夫却全在枝葉上矣盍曰博文必在於約禮而約禮乃所以博文也其可乎曰這疑得極是據愚見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二語渾成原自明白不須代爲安排布置翻入支離去也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意若曰使回而得從夫子不知又見何等境界也所以狀夫子之不可測量如此也

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意若曰使回而天假之年不知

立造到何等境界也所以狀顏子之不可測量如此也故知顏莫如孔知孔莫如顏千載而下猶可想見其當時相與之際也

論語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此章當與志道章參看曰道曰德曰仁曰藝循其名似乎有精粗曰志曰據曰依曰游核其功似乎有深淺聖人恐人泥而不察分而為二故於此合而言之蓋志道者自發自心銳然有以自奮是不待詩而興者也其次習於詩而興焉即游藝亦志道矣據德者自信自心凝然有以自守是不待禮而立者也其次

習於禮而立焉即游藝亦據德矣依仁者自得自心怡然有以自適是不待樂而成者也其次習於樂而成焉即游藝亦依仁矣如此看來何精何粗何深何淺總來只是一箇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座中問此章大指先生曰此只是八箇字眼界欲空脚跟欲實體以身閱而體之一日問曰這是舊說是

新說先生曰都總之矣

丁未　計七則

雲間張侗初過東林出所譔弦歌樓記請正記曰丁未孟冬望夕余同年錢用章讌會講諸公於虞山弦歌樓庭懷耿侯爲之主江以南諸同志暨邑之士大夫凡四十餘人賓筵雅飭清音自和月影在簾山光在牖余起諗於衆曰斯集也虞山之教至精微者也今夫講學者傳聖人之精神者也衆人孰講學以求聖人而聖人之精神不傳則或於觴咏讌遊之間而傳之然而知之者鮮矣何則猶

之一堂之講學也衆人以爲義理在聖人所傳之書其講解分析在明道者之口與吾之耳而於吾聽講之人了不相干則聖人之精神何時而傳乎此時不認取將誤以爲今日未嘗言克己明日未嘗言主靜而自己當下之聖脉遂絶矣故吾以爲不如觴詠遊讌之間可傳也今夫言學問者言克己也主靜也而茲集靡不有焉深杯綢繆高談浹洽樂矣而恂恂然動乎情止乎禮此時有操存乎無操存乎何以一人而及四十餘人無不然也此時爾我分別之私待克乎不待克乎若嘗此克之

容著力乎不容著力乎且無論集者之爲學道人
也即奔走趨事者誰不欣欣覩主賓之盛滿樓之
歡洽而怉然無厭斁矣乎此誰爲操之存之克之
也故曰茲集也虞山之教至精微者也雖然不能
知也知知之則滿樓皆聖此非誑言也有聖人之體
也不待操存而自靜不待克而自廓然其大同觴
詠讌遊皆真靜也皆萬物一體之初也此此時假令
著一操存克已之想舉手皆恣睢滿目皆胡越矣
故曰聖人之體只此在也主賓之間能知此一段
性體透露處急認取所與讌之人能認取所與讌

之人則一堂講學口答耳聽莫不皆是在人處處自見刻刻常新已爾故曰先天一畫總是水流物生當下工夫只在吟風弄月見得便見知得便知各人飲酒各人果腹到得無主無賓一齊大醉此弦歌樓上宛然聖堂却不曾减得用章甕頭一滴酒也

此記指點當下可謂最親切其喫緊爲人處却在認取二字蓋必如是纔有箇分曉不至草草混過也又在處處自見刻刻常新二語蓋必如是纔有箇歸著不至明明放過也可謂最周匝矣有語余曰孔子猶

曰操則存茲云不待操而存顏子猶曰克己茲云無己可克將孔顏反出今人下乎其操也無乃騎驢覓驢其克也無乃剜肉做瘡乎曰此是活語不可作死語看若作死語看旣不待操又何待認旣無可克又何可取一切俱成矛盾矣非個初指也曰意者孔操顏克是功夫個初所言是本體歟曰似也而未盡也竊以爲這只是本體的影子却正是功夫的樣子曰何謂本體的影子曰惟茲弦歌樓之會箇中消息信至精至微矣要其所爲至精至微者果因茲樓而有乎抑不因茲樓而有乎子試爲我參焉曰難言哉將

謂因兹樓而有則主人能建之何以不能爲客子語之客于能登之何以不能爲主人語之且未會之先旣會之後又安在也吾固不得而知也將謂不因兹樓而有則凡耳遇之而成聲孰非弦歌凡目遇之而成色孰非山光月影凡口得之而成味孰非用章甕頭酒精精微微潑天撒地所有狠籍不少何獨於兹樓乎津津侈之吾亦不得而知也難言哉曰審爾借是認取本體可矣若執是認取本體其與擊盤爲日撚指爲月者亦何以異故曰這只是本體的影子曰何謂功夫的樣子曰孟子之言必有事也曰勿忘勿

助夫忘者弛之而怠惰廢用其心者也助者張之而亢厲過用其心者也予試爲我再參焉諸君子之雍雍於茲會也還著得箇怠惰否曰著不得怠惰曰還著得箇亢厲否曰著不得亢厲曰昔白沙先生嘗言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今如子云弦歌樓三三兩兩亦正在勿忘勿助之間引而伸之獨居猶是造次猶是顛沛猶是即孟子之所謂必有事也孟子之所謂必有事即孔子之所謂操顏子之所謂克侗初之所謂處處自見刻刻常新也何必曰孰爲有待孰爲無待作分別相故曰這正是功夫的樣子

億測如斯倘初須更爲我下一轉語方許再登弦歌樓也

書竟舉似高存之存之喜曰影子一語點破不做工夫的假本體樣子一語提醒不識本體的差功夫先生此論直說盡諸人汗牛充棟其昧余言華精昔王龍溪問佛氏實相幻相之說於陽明陽明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龍溪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功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說本體正可與存之所言參看或疑焉余曰請再證諸陽明陽明曰不睹不

聞是本體戒愼恐懼是功夫又曰戒愼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未達余曰凡說本體容易落在無一邊陽明所云無心俱是幻存之所云不做功夫的本體也今曰戒愼恐懼是本體即不睹不聞原非是無所云有心俱是實者此矣凡說功夫容易落在有一邊陽明所云有心俱是幻存之所云不識本體的功夫也今曰不睹不聞是功夫即戒愼恐懼原非是有所云無心俱是實者此矣如此看來何等分明曰然則影子之云幻相也樣子之云實相也於本體則以幻顯實於功夫則以實掃幻兩意亦互相發也余

曰然君可謂能得之言語之外矣假令有人於此過而詰曰旣是本體的影子曷云功夫的樣子旣是功夫的樣子曷云本體的影子予亦何辭以對

有友從弦歌樓來謂予曰樣子影子之說良善第意中尚未能盡釋請重宣之予曰請借子爲證子試想未上此樓之前與在此樓時意思何如曰不同曰子試想旣下此樓之後與在此樓時意思何如曰不同曰覺得那時意思好曰覺得在此樓時意思好委如個初所言曰如此看來這意思恰是十分正當處豈得不謂之樣子雖然何其與前後不相應也可見這

意思只是霎時間的事容易消散豈得不謂之影子友曰然則樣子之云專據見在而言也影子之云通照過去未來而言也命之矣

侗初記東林會語請正畧曰諸先達屬不佞講不佞遜謝良久講陳鄙見竊謂今日之會須要認取源頭方許滿堂聽講若認得眞法法都活句句都靈也不佞竊見會講就座之始最可認取當下工夫當先達教語未發後進疑難未陳四座寂然各有主宰此時諦觀氣象若何若說一念不生將四座等于木偶土梗云何有言卽聞有問卽應靈體

固不應寂也若說念起會上此際作何念乎影未來而先造影影何從來是凝慮也若說靜俟先達之教以豁我心靈則我之心靈竟付於先達之口又逐於我之耳乎若說尋求妙義思索疑端以答會上傾聽之意則此尋求思索先自擾擾可謂性靈乎即發揮問辨不幾馳逐光景了故事乎此際氣象最宜認取若自已做得主宰則此將即所謂百萬軍中出奇應變寂然不動若自已做不得主宰便是行伍小卒聽命金鼓衆進而進衆退而退將自已性命隨逐波流一生聽講不會聽得一句

亦大可惜世間書院會講作典甚難幸遇此會便是一息千古切莫錯過須各各認取本體得道之人神高於聖賢而處下於輿隸我自光明別無倚靠被四表格上下言言皆自我性中流出不經耳目不貸知見到此即見賢思齊誦讀尚友都用不著所謂神高於聖賢既信得本體光明輿皁厮養同是光明愚夫不識不知信口說來皆我靈印故曰舜好善而好察邇言直是真見本體無毫釐增減處所謂處下於輿隸講學之會的是如此是之謂各人一段大光明各人一段真秘密會中先達

提醒人詳矣總不離此當下工夫作學人一生受用也

詳繹此篇恰如向各人五臟六腑中在在穿過一番把他東馳西鶩諸般安排計較的妄情盡數抄破正是要爲各人顯出本來面目也本來面目何在曰既云本來面目何所不在卽篇中已大段說明了也予往時在會下只要看座上諸公作何舉動諸所提唱作何分付既退猶然默默追惟今日某公能覺我宿夢某公能療我沉痾復一一自參自按有時當大暑中通身凜如寒氷有時當大凍中通身熱如焦火且

不知作何究結而今讀至神高於賢聖處下於輿隸
二語更恍然忽自失也願大家就此切身體會透出
一箇消息來㡯幾實實有受用處不枉這番合幷耳
若逐隊而來逐隊而去漫曰如是如是囘家只剩得
一雙空手何益何益

中庸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座中講此二句高存之曰此所謂當面蹉過也先生
良久語衆曰今日之會正是當面的箇中何味不具
能不蹉過否予聞水潤下潤下作鹹鹹能消可以破
堅火炎上炎上作苦苦能勁可以持脫木曲直曲直

作酸酸能斂可以攝浮金從革從革作辛辛能爽可以豁滯土稼穡稼穡作甘甘能平可以劑於過不及之間而約之中今日之會旣爾肅肅又爾彬彬旣爾融融又爾洩洩一衆動莫不凝目而視也一談論莫不傾耳而聽也寧無有入焉而消可以破吾心之堅者乎寧無有入焉而勁可以持吾心之脫者乎寧無有入焉而斂可以攝吾心之浮者乎寧無有入焉而爽可以豁吾心之滯者乎寧無有入焉而平可以劑吾心之過不及而約之中者乎在各人自味之而已

予嘗一日散行圃中見園丁墾土蓺菜適童子摘二

李以進因命以其一勞園丁園丁仰口承之予莞爾而笑園丁曰小人何知只道果子須下了喉入了腹方是小人的于時不覺心動命再以其一勞園丁園丁謝曰請大人畱用如何只管別人不管自家于時又不覺心動今日之會倘然當面蹉過得無反爲園丁笑抑予亦徒言之耳又得無只管別人不管自家如園丁所云也退而追記其語以自惕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向日周海門嘗言此指自養自生自送自死非指事

親如莊子云吾以萬物爲齋送此送之說也是故夕
可沒寧吾知免夫吾今庶幾皆言人生到此大事始
了個初在虞山舉似耿侯庭懷謂人須生能死得死
能生得方會了生死孔子言朝聞夕死又未知生焉
知死孟子卻恐人錯認了生是形生之生真要人死
得一番過來方謂之知生方謂之聞道故有此論人
若在肢體心知上認箇生便如所說養口養耳養目
養四體雖件件有箇節制道理都是養其形生之生
不是養其不生之生不足以了此一件大事直要把
此形生殺于斷送得過無一些兒倚靠纔謂之了侯

因與座中諸君子各相參證條答成緘以示予予不能更有所加也憶弱冠時遇玄客授四語曰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爲之擊節稱善今讀諸君子往復生死說更懔然有省敢反而賡之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不識可作是編註脚否

予既已復侯尋默念曰此猶是對治法非究竟法執對治爲究竟其去道也遠矣然則如之何曰須是生死二字一齊放下如之何能一齊放下曰有箇源頭在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理便識得生死

盡性便了得生死至命便造得生死如此且無生死可言而所謂一齊放下者亦成剩語矣若曰那箇是生那箇是死那箇死的要他生那箇生的要他死恰好讀生死中也異日尚當就正結此公案

古燕後學張純修重訂

戊申 計十六則

雲間錢漸菴以空說請教其畧曰弟子有問佛氏說空朱儒闢之得否予曰夫子稱顏子屢空豈其有與空而加之屢者顏子之空未盡也若盡卽是太空之空矣弟子曰聖門之空與佛氏之空二乎請問其旨予曰夫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無可無不可中庸一書歸到不顯篤恭無聲無臭事業只一點

浮雲過太虛空之至也人心猶兩目然目中瓦礫
屑固著不得金玉屑亦著不得倘以所為善者置
胸中便是金玉屑矣竊見世人好名終日營營固
無足論乃亦有真心為善如漢宋之黨君子執著
一說不肯圓融終是其心體不空也空之說可以
見性可以殺身可以理國理天下佛家云終日喫
飯未嘗咬著一粒米終日穿衣未嘗掛著一絲頭
得無真行所無事之說合乎世儒將佛氏力肆詆
排何以令其首肯也弟子曰予之論空確矣乃孟
子云萬物皆備於我則性體又得無是實乎予曰

惟空乃能實性體所以不實者只為私意橫據於中憧憧往來而萬理隨之亾耳若心如太虛形形色色何所不有故曰有主則虛又曰有主則實虛與實一體也

愚謂空是狀吾性之不墮於有實是狀吾性之不墮於無空與實一物而兩名者也儒者以實自居以空歸佛委非通論第當論其所謂空者或同或異何如耳然而論至於此又非須臾可了今姑以爾言剖之果異耶固應置之不待執我之所謂空格彼之所謂空果同也但明吾之所謂空而彼之所謂空自不能

守矣亦不必借彼之所謂空證我之所謂空也以下與斷

□□諸書間有錄入他處者闕空
□守先生力辨非一次也

將以無善無惡爲空乎憑惟言空莫辨於中庸矣然而始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則是所空者喜怒哀樂也非善也終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則是所空者聲臭也非善也夫善者內之不落喜怒哀樂外之不落聲臭本至實亦本至空也又欲從而空之將無架屋上之屋疊牀下之牀耶籍內曰明善曰擇善曰得一善數致意焉非强人增其所本無直惡人闕其所本有耳若曰不當以善事置胸中勿遷

可耳并善而株連之是懲噎而斷喉非但廢食已也
王於執著一說不宥游心降氣竊恐真真爲國爲凡
者當不如此此正不免墮入惡道去何善之云
金玉瓦礫之喻驟閱之似爲有見再撿之殊覺不倫
然而千百年來聰明伶俐漢都被他瞞過何也夫善
者指吾性之所本有而名之也惡者指吾性之所本
無而名之也金玉瓦礫就兩物較之誠若判然若就
眼上看金石瓦礫均之爲惡也非善也以其均之爲
眼之所本無也取所本無喻所本有非其類矣竊意
借眼喻性卽如所云喜有喜時的眼怒有怒時的眼

以此爲善惡之地猶屬第二層事等於告子湍水東西之說况今擬諸金玉瓦礫有何干涉然則當何如曰性以善爲體猶眼以明爲體此體萬象咸備曰實此體纖塵不著曰空所謂一物而兩名者也厭有崇無妄生分別總爲性體之障耳

翁謂孟子原未嘗直指性善只道情善耳據其言求之豈不信然第其所以如此者正謂性微而情顯微者難見顯者易見爲未知性人設方便耳若自知性者觀之且不待取徵於情也况可認其只道情善又可泥其未嘗直指性善别生擬議耶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因用以顯體也愚欲於此作一轉語曰乃所謂性則無不善矣乃所以善也蓋因體以知用也昔邵堯夫與趙商州論洛中牡丹趙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堯夫曰洛中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知者下也通乎此可與言性矣

翁謂性體虛明湛寂善不得而名之以善名性淺之乎其視性矣竊意善者萬德之總名虛明湛寂皆善之別名也名曰清虛湛一則得名曰善則不得十與

二五有以異乎將無淺之乎其視善也若曰善者對惡而名卽無之於有虛之於實明之於暗湛寂之於紛擾亦均之對而名者耳孟子不特道情善且道形善所謂形色天性是也性之虛明湛寂不待言形則不免重滯矣由孟子言之都是虛明湛寂的何者以肉眼觀通身皆肉以道眼觀通身皆道也象山每與人言爾目自明爾耳自聰亦是此意然則知性者尚不必掃去形別求虛明湛寂乃應掃去善別求虛明湛寂乎

單以無惡言性周自直截分明單以無善言性宛轉

說來亦自分明惟槩善惡而歸之無竊恐始也一切脫略以見卓卒也而下趨爽以蔑倫於是天下所謂吾獨不謂善天下所謂惡獨不謂惡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非但區區議論之得失而已也

說者皆謂孔子曾問禮於老子何嘗闢老子然而以德報怨一語實出道德經其意主於平等寃親正與無善無惡之說相表裏觀孔子之答或人一則曰何以報德一則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其亦何嘗草草放過也試令老子聞此語還肯服否孔子不能服老子而欲儒者服佛氏此必不得之數也吾儕與論道

聖何如耳豈計其服不服哉且佛氏之空果與吾儒不異乃其棄家入山等三綱五常於聲色貨利一槩而掃之何也亦還能服儒者之心否

夲教而歸取所賜性學總論讀之大都翁之言性也無則并善亦無有則并惡亦有又謂虚明湛寂者性圓活流動者亦性故遇善即能為善遇惡亦能為惡於是愚之惑也滋甚已而讀至人心道心之辨乃始釋然其說曰人心無定也道心有定也性道心也心如水性即水之澄徹處凡水之渾濁者不得而比之也心如鏡性即鏡之明瑩處凡鏡之昏暗者不得而

比之也味斯言也可見純乎善不雜乎惡道心也何也道心有定也能爲善亦能爲惡人心也何也人心無定也翁而以人心爲性也即告子諸人之說吾且不能奪之矣翁而以道心爲性也尚何疑於孟子之所謂善哉

漸菴會語畧云陽明先生無善無惡之說與告子不同告子視性爲渾然一物原無仁義在其中若陽明正謂性體虚瑩湛寂四端萬善測之不見其形涵之自有其理若執性指之曰此爲仁此爲義此爲禮智信孰是仁義禮智信而可執著爲有如

孝已執一孝尾生執一信便害了多少事舜之所
以不告而娶與夫堯不能舉之十六族而舉堯不
能誅之四凶而誅俱從自家一點虛明中變化出
來故夫善不可執正謂性原無善不具而亦原無
善可名也夫子告子路好仁好智好信好直好勇
好剛皆示以不學之蔽正恐人之執著仁智等爲
善必務學以反其虛明之初也知道者督察之
善是仁義禮智之統體仁義禮智是善之條件書曰
善無常主是以條件言中庸曰擇善而固執之是以
統體言條件之善不可執統體之善又何嫌於執也

雖然此亦就字面上擬議而云爾會得時言仁卽性之全體在仁言義卽性之全體在義言禮卽性之全體在禮言智卽性之全體在智有何剩欠若認定是一偏之物孔門不以仁爲宗乎孟門不以義爲宗乎程門不以敬爲宗乎王門不以良知爲宗乎豈皆秘其全不以示人耶竊恐此説亦不必執也至引孝巳尾生爲證疑孝巳爲孝所害尾生爲信所害據鄙意還是孝爲孝巳所害信爲尾生所害耳如何

仁智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孔子不曰六德六蔽而曰六言六蔽極有斟酌六言猶六字葢所謂名目云爾

好而不學只是好箇名目中間實落道理並未入心體究於此此而執正行則泥於此不執旁行則流所以有蔽可見蔽𦂳不好學生非𦂳好德生好德非蔽徒好德之名目乃蔽也學之爲貴如此然則學何在曰在明善

陽明之無善無惡與告子之無善無惡不同向來亦曾有是說仔細推敲畢竟不免費箇轉語便不自然今姑無論假如有人於此揭兼愛爲仁宗而曰我之兼愛與墨氏之兼愛不同也揭爲我爲義宗而曰我之爲我與楊氏之爲我不同也翁還肯之否程伯子

云凡立言無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今必援孟子之所力擯還而翻孟子之案得無犯此二病乎
蒙指示業條列以請已伏而思之古之言性也出於一今之言性也出於二夫既謂之性安得有二當是各人認取處不同耳出於一純乎太極而爲言也出於二雜乎陰陽五行而爲言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皆就陰陽五行中拈出主宰所謂太極也以其無然不偏曰衷以其確然不易曰則試於此體味可謂之無善無惡乎可謂之有善有惡乎可謂之能爲善亦能爲惡乎是故

以四端言性猶云是用非體即以四德言性猶云是條件非襯體縱諄諄然遍人而榜示之曰善還在可疑可信之閒惟知帝衷物則之爲性不言善而其爲善也昭昭矣且以無言性直無到善其無也荒以有言性直有到惡其有也雜縱爲之妙其形容曰虛明湛寂還在若離若合之閒惟知帝衷物則之爲性不言虛明湛寂而其爲虛明湛寂也昭昭矣之兩者宜何從焉緣此處是吾人一大頭腦又是當今論性家一大公案遂不覺其瑣瑣惟翁始終不吝裁正

論語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是知也

先生虞山之會座中有問此章大指應之曰此言知在心不在聞見乃易簡直截最上第一義也是知也與是禮也一般全要看一是字僉曰然及至舟中忽覺胸中未大穩在既抵錫與高存之語次商確曰昨所講似是而非正墮不知為知之中了也存之請問先生曰聖人過何等人便識他有何等病識他有何等病便下何等藥飾宣補瀉毫髮不爽今把提醒子貢的話頭移在子路身上便不著拍試看子路與子貢行徑是一樣是兩樣存之曰恐不同先生曰然子

貢專在聞見上著力故聖人特以多學而識挑之爲他掃去子路却非瑣瑣要廣見聞者觀其言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可見只是他心粗信口便說不肯沉潛理會耳竊以爲泛泛看來徧物而知則難知的曉得是知不知的曉得是不知似易難愚夫皆可與能細細看來知的曉得是知則易不知的曉得是不知却難雖賢者亦多錯過且如子見南子必有箇該見的道理在子路本不知也却便不悅又如論衛政先正名必有箇該正的道理在子路亦不知也却便以爲迂至於佛肸之召則曰子之

往也如之何公山弗擾之往則曰末之也已一似通
達世故諳練人情胸中了了無待商量擬議然若此
正不知爲知之也孔子見其矜事爾爾要一一救正
他如何救正得許多故特向他頂門下一針曰誨汝
知之乎所謂知之云者非可憑空胡亂杜撰非可臨
時造次主張須是我這裏光光淨滑一切呈出本相
沒些子遮蓋在那知不知處清清楚楚一切還他本
相沒些子鶻突在乃所謂知之耳故曰知之爲知之
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若但任自家意思見以爲如此
便道如此見以爲不如此便道不如此自汝觀之橫

說竪說無所不可何等惺惺自有識者視之都是紐捏支吾也註云子路好勇蓋有强不知以爲知者因此向來俱說知之便認箇知之不知便認箇不知莫得自欺竊意子路是直的人恐不至强不知以爲知瞞心冒認還是那知不知處未能一一曉然耳這等看來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兩爲字須貼著首句知之兩字說方有下落如註說似乎推深了一步却不曾打著子路眞病痛即子路聞之亦未必肯心服是反放鬆了一步也蓋子貢之病病在泛濫則欲其反到約處討箇歸宿無泥枝葉而忽本根子路之病

病在幽莽則欲其反到實處討箇端的無徇影響而迷真際症候不同用藥亦別故夫子於子貢之多學而識既非之於子路之何必讀書又做之一操一縱各有攸當使必桎梏見聞槩與破除只是箇死方子如何活得人盡再徵諸不知而作章不知而作正犯了不知爲知之的病多聞而擇多見而識亦便是不知而作的藥緣此等人方務作聰明好自用見謂就手拈來頭頭是道假然以上知自處遂不免墮坑落塹去諺云爬得高跌得重此輩是也所以特特爲下這一劑使之虛心平氣做些鈍根的功夫庶幾退步

處即進步處耳謂之知之次蓋對生知而言其始入門不能無殊總之是一家人可追隨而上非有判然懸絶之等故曰及其知之一也今人將這次字說得壞了以爲專求諸見聞之末比於玩物喪志審爾是乃知之蠹也吾夫子安得輕以知之次與之且不觀夫子之自道乎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凡此皆吾夫子身親經歷過來特拈出示人其意蓋與不知而作章互發是則雖聖人猶然做次等事也況其他乎乃欲獨信自心舉聞見而一空之竊恐

徇內遺外其弊亦與徇外遺內等究竟脫不得不知為知之五字也存之曰如此較勘這五字應是世間通病其幾甚微其害甚大吾輩切宜猛省不可只去子路身上吹求先生曰善初謂是知也與是禮也皆直指本體之辭今看來又須識得入太廟每事問乃真不知為不知者於此認取是字方悟并功夫亦攝於其中方悟這話頭極易簡又極精密極直截又極周緻極能開發人又極能磨鍊人展轉玩繹真覺意味無窮耳苟不求其所以但見聖人曰是亦隨聲而和之曰是夫豈特草草看了這知抑且草草看了這

不知以為最上第一義吾夫子其肯肯乎否也

又

或問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說者以為一求諸內一求諸外兩下正相反今合而言之何也曰這裏各有箇意思患人之專徇聞見也故以為兩下正相反欲其無舍心而逐物患人之專掃聞見也故合而言之欲其無師心而自用會得時實並行而不悖也看來知之次次字甚活乃可上可下之辭陽明以為求二義亦是第下語覺稍重耳蓋良知無待聞而知

見而知有待有待者安得不讓無待者爲第一義蓋覺聞而知的即不聞而知的見而知的即不見而知的原無二物況多聞而擇便不落多聞多見而識便不落多見其亦何嘗非第一義也陽明只要人識取頭腦故於此特致抑之之意庶幾聽者因而發深省耳切莫錯認曰何謂可上可下曰識得頭腦這箇知便是德性之知直透向上一層去不識得這箇知只成得聞見之知而已行不免流入下一層去矣如此理會這文字何等含蓄大能陶鑄人在彼執一說以相格者或失則蕩或失則支均之未達吾夫子之圖

指也

已酉 計十則

門人宛陵蕭思似請曰昨承老師述學者須先識仁一段公案看來先識仁三字最好曰先在此則餘皆後矣今之學者有二項一則謂仁未能遽識我且防檢我且窮索然防檢窮索皆非求識仁之功仁終無由而識如宋黄勉齋以下諸公是也或非程朱原旨一則謂我既已識仁不須防檢窮索又少了以誠敬存之一段功夫便至於放縱無忌如顏山農以下諸公是也恐并非姚江原旨矣此

須用一箇瞽眼師覓是箇瞽者及階及席皆須一一詔告惟恐跌失此即防撿窮索之說也若遇明眼人則階席皆贅語矣然恃其眼明便至於跳躍譏泯罵坐亂席可乎此以誠敬存之一段功夫又不可少也然則防撿窮索何以曰非求識仁之功葢曰階曰席非無裨於瞽者却不是醫瞽的方子若欲瞽者復明必須金針撥轉瞳人故竊謂學者未能識仁須如盲者不忘覩汲汲皇皇求良醫問良方苟遇良醫一撥便轉開眼以後自無待一一詔告矣老師今之良醫也敢問其方

師冕一喻甚佳伯穀更欲兒金針乎此是伯穀懷中物何假於僕無已則有一焉西銘是已明道極推西銘以爲這一篇文字言仁已備不必再添蛇足識仁數語只是點化他若還天自天地自地人自人我自我與西銘對印不來這話亦没處安頓故西銘者識仁之指南也孔子與顏子論仁特提克己二字正是此意顏子聞之遂直任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彷彿便有喟然一歎光景叅金針到手矣

又請此間同志者惟一徐箕中裒中云眞識仁未有不誠敬者眞誠敬未有不識仁者又云防撿窮

索卽是誠敬或亦是求識仁之功不肯細勘程子之言直是一字動移不得若說眞識仁者未有不誠敬只合說箇要識仁便了何必加之以誠敬若說眞誠敬者未有不識仁只合說箇要誠敬便了何必先之以識仁若曰防撿窮索卽是誠敬何云不須而又以誠敬存之若曰卽是求識仁之功何不直云先防撿窮索而又云先識仁卽如原憲所謂克伐怨欲不行亦是防撿窮索之意夫子何不許其仁亦何不許其爲求仁之功此等處正好商量葢世有識仁而不誠敬者亦有誠敬而不識仁

者程子實見有此兩等人故爲是雙救之法若必欲混而一之恐失程子立言之意矣管見如斯伏乞開示

程子識仁篇本旨委如伯穀所言卻不必因而病賓中之說也亦各言其意耳若論今日喫緊處只是要識仁項已因貞菴兒有所附商幸爲下一轉語乃可更端而求竟也原憲一章近來偶有窺測以爲吾不知三字下得最妙此是夫子要原憲自參自證若曰所謂克伐怨欲不行果冰消凍解徹底澄淨了無粘帶乎謂之仁可也抑亦僅僅從念慮云爲間掃除而

已乎則拔本塞源尚自有在謂之仁不可也此提隱
微獨覺中事他人如何知得只此一語夫子所以提
醒原憲最活最玄又最深切而所謂仁者亦昭昭乎
滿盤托出矣
程子曰質美者明得淨查滓便渾化其次惟莊敬以
持養之此即東中所列二項人防撿窮索又其次也
當是困知勉行一項人及其至一而已矣何弊之可
言愚所指乃是一種圓融脫落自由自恣而託之於
不須防撿不須窮索且冒然自以爲識仁者也大都
此事其本領只要辦一副眞精神其功夫却隨人自

家斟酌其竅妙則在有意無意之間昔張旭學草書一日見公孫大娘舞劍豁然大悟夫舞劍何與於草書也精神到處所見無非是物耳不得擬定一塗轍也知此則知所謂大光明矣如何如何

又請西銘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只一句已道盡老師謂今日喫緊處只是要識仁則一切閑言語可置勿辨誠然誠然但仁從何識豈獨從西銘可入即如中庸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是何物非仁體耶如此看來仁決非軀殼中物明矣柰何世人泥方寸之竅為心於此防撿於此竊

索止欲拘囚於此軀殼之中令人不得活潑潑地安能與物同體譬之月映萬川川中所見皆月之影非眞月也人心亦是如此令人各藏一心者乃心之影非眞心也程子又言人須自識其眞心識眞心即識仁也但此仁不泥軀殼却亦不離軀殼醫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程子謂此言最善名狀嘗見世人自號識仁而形容枯槁肢體痿痺與常人無異則仁尚不能貫吾身又安能貫萬物耶如此則識仁亦不中用矣至於識仁之功無往非是豈獨學書因舞劍而悟如張橫渠聞驢鳴趙清獻聞

雷鳴庭草盆魚風吹草動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孰非悟門老師所謂精神到處所見無非是物者是也原憲章吾不知三字看得甚妙不肯於克己章近亦有窺測夫子不曰勝而曰克者何蓋五行有相生相克之義生者此物克者亦此物已未克則爲私已已一克卽爲公已故又曰爲仁由己非別有一己也譬如水與水非二物凝之卽水融之卽水蠡測如此老師以爲何如

愚謂識仁自西銘入是說源頭旣是說源頭卽大學首一章便是曾子之西銘中庸首一章便是子思之

西銘推類言之不可勝窮而獨舉橫渠之西銘何故
此則又以血脉言也於稽是時明道橫渠兩先生相
與紹明絕學其以孔門言仁之指爲第一義及西銘
一出明道見之不勝契合一則曰訂頑之言極純無
雜秦漢以來所未見一則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一則曰西銘顥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
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
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與不於此便是不仁
不孝也一則曰充得盡便是聖人一言之不足而再
言之再言之不足而反覆言之探嘉樂道津津無已

眞如所謂若已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故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可見明道橫渠兩先生分明是一箇人也愚向讀識仁篇大約只憶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而止頃因商及復取原文讀之至曰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不覺躍然喜曰原來明道此篇實承西銘而言爲西銘作結局予特偶合耳可見西銘識仁分明是一篇文字也此愚所謂血脉也向使橫渠無西銘之作明道自應有說定不含修而專言悟又使橫渠有西銘

之作明道輒援一說以覆之則亦不足以爲明道矣欲識仁不可不於此著眼也今日西銘只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語已道盡又曰識仁豈獨從西銘可入即如中庸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是何物若然者將引而伸之展轉發明耶抑亦曰是不過古人成說泛而視之耶如其展轉發明似不應如此下語如其泛而視之是豈惟孤負橫渠亦且孤負明道是豈惟兩先生一片喫緊爲人之心一筆抹過無處更關得戶亦且自家於此不免草草混過孤負了伯穀矣愚故特推本兩先生當年一力擔負與其

後先倡和之意表而出之以俟高明裁焉

防檢窮索四字其義原活即如書言檢身易言窮理亦何莫非聖功故愚嘗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乃是眞窮索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乃是眞防檢特程子之意原未嘗說到此不必強爲附會耳至云世人泥方寸之處以爲心於此防檢於此窮索止欲拘囚於此處之中安能與物同體則豈惟非求識仁之功抑且是求識仁之障豈惟有所不須抑且有所不可恐與程子之所謂防檢窮索又隔一層矣嘗是師冕一輸爲要又有

說焉神明不測曰心自未始有物之先至既始有物
之後莫非這箇爲之主宰而實統會于人自人而言
循頂至踵莫非這箇周流貫徹其間而特發竅於方
寸所謂神明之舍也是故就軀殼上看似乎此竅亦
藏在一身之中就主宰上看實舉一身都藏在此竅
之中凡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手之持足之行無所
不該攝焉雖謂莫大於方寸而一身爲小可也豈惟
一身凡天之高地之厚萬物之衆亦無所不該攝焉
雖謂莫大於方寸而天地萬物爲小可也何也是神
明之舍也然則此竅何嘗不浩蕩蕩何嘗不活潑潑

其拘其囚人自拘自囚耳此竅何嘗拘人囚人哉郎如伯穀所舉子厚之驢鳴聞道之雷鳴與夫庭草盆花種種色色孰非悟門信矣畢竟這箇從何透出彼其驢鳴也直驢鳴已耳其雷鳴也直雷鳴已耳庭草盆花直庭草盆花已耳夫孰不聞且見之其因而發悟者有幾也畢竟這箇從何透入較勘到此似不必執方寸為小而別求大處也善乎伯穀之言之也曰仁不泥軀殼而亦不離軀殼愚則曰此竅正不離軀殼而亦不泥軀殼者也何也是神明之舍也是故以其不離軀殼謂之心之竅可也是萬川之月也以其

不泥軀殼謂之真心可也是天上之月也存乎人之
認取何如耳伯穀試更參之
向蕪記中說克已已字恰與尊見合竊喜有所印正
乃伯穀謂克已克字卽五行相生相克之克却似未
大妥須知克字下得極精神這便是旋乾轉坤手段
全全是太極用事故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
到此便是乾清坤寧境界渾然成一太極了也若五
行相生相克只是陰陽活計且生而克克而生兩者
循環無窮正未免落起滅相此等行徑其與今日勝
一私明日勝一私相去無幾耳幸再詳之氷水之喻

其說頗長尚俟面竟
門人婁東徐鳴皐請畧曰鳴皐竊謂眞識仁者未有不以誠敬存之者也掃却誠敬非眞能識仁者也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程子云不須防撿不須窮索此熟境語也安得爲恣肆誣罔者之藉口至識仁而以誠敬存之卽工夫卽本體無撿索而實無不撿索也防撿窮索未免著意故佰穀以爲非識仁之功耳雖然工夫未能純熟卽稍著意何妨由著意以至於無意渾然仁矣先爲不著意以縱其意則賊仁之大者耳　附呈致蕭思

似謂畧曰世有識仁而不誠敬者此其識仁無有是處如射者已見紅心而不能命中其見紅心無有是處亦有誠敬而未識仁者要之不識仁不獨防檢窮索之非是即其誠敬無有是處如瞽者倚杖僅免顚蹶耳其終日矜持無有是處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不知其仁此可證防檢窮索之非也以曾點之童冠皆春而不免爲狂此可爲識仁未眞者證也

所條識仁說可謂曲盡大都程子此篇專要與人點出悟境又要與人點出化境故說得如此直截更不

拈動第二義防撿窮索盡與破除若爲求識仁者言恐應自有說也雖然仁是何物誠敬又是何物識者何人存者又是何人倘遇蕙嶺兒孫且不免架屋疊牀之訶矣又豈但防撿窮索可掃而已乎

嗚呼東林歸再請畧曰仲夏一會以俗冗促還至令恨緣識之淺不肯向時惡尚通者之裂繩壞撿而斤斤守紫陽法程既又疑其拘而固也稍欲以圓活濟之迨久而知惡其通疑其拘者皆妄也閒嘗爲之說曰士誠希聖始依乎方究歸于圓方而漸圓之圓而方出之如是而身心纔有安放學問

纔有頭腦不肯雖工力未至竊望而趨之更頂禮
而奠垂弘誨焉
溽暑之中再煩垂問即此一念啟我實多竊以為今
日既拈識仁只須求識仁便是諸方圓體用誠敬防
檢窮索之推敲似宜暫置而仁未易識也程門舊教
人讀西銘意在斯乎夫何故一體之謂仁西銘分明
是箇一體圖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二
語又分明將一體源頭拈出也試看世人尚有不識
此身是何物者誰能識得此身之所自來乎尚有不
識父是父母是母者誰能識得乾坤之為吾父母乎

尚有識不得兄是兄弟是弟者誰能識得四海九州之皆吾兄弟乎非惟世人吾輩試就自家反而觀之果能内捐軀殼外剖籓籬有以異於彼乎抑亦分爾分汝自私自利無以異於彼乎將來一一參取明白其於識仁思過半矣夫如是自能誠敬自能防撿却不落防撿相自能窮索却不落窮索相自能時方時圓不落方圓相矣

又請一日而再承札教如獲兩珠此珠原來在我幸師指示其處乃知所從掬取耳師既以求識仁爲今日吃緊又拈出西銘仁體而參之克己及克

伐章吾不知三字遂令盲聾眼目頓豁佁穀所云
金針撥轉師之謂耶抑尚有說孟夫子曰行之而
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程子亦曰人有篤學力行
而不知道者夫曰行曰習曰篤學曰力行不可謂
非躬修實踐矣而猶曰不著不察不知道然則若
何而謂之著且察耶若何而爲道又若何而爲知
耶不知道無論霍光之忠王祥之孝雖才如諸葛
武侯行如司馬溫公先儒猶以爲特養器之超而
未可語於聖學也然則道之不可不知也倘亦與
先須識仁之旨互發歟抑識仁知道別無兩項歟

幸明教之

只是一箇珠行而著著此習而察察此謙仁義此知
道知此仁字親切道字弘大其實一耳却有一語欲
問自孟子有是終身由之而不知道之說而吳草廬
遂將百代殊絶人物如諸葛武侯司馬溫公槩而夷
諸不著不察之中至於今且謂人之於道但有不知
更無不行矣此其說非不亦自有見及考孔子特不
任生知却未嘗不任學知也獨於行之一字恒若歉
歉然曰躬行君子吾未之有得也曰所求乎子臣弟
友之未能也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

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也豈聖人反有不行落庸衆之後歟將聖人之所謂行與世之所謂行尚有辨歟然則所謂但有不知更無不行者或亦非定論歟高明以爲何如

